

第三十七回 小人有捷徑借財寶以投誠 奸惡無他能選美人而獻媚

《落花詩》：

溪水東流日轉西，杏花零落草淒迷。

山翁既醒依然醉，野鳥如歌復似啼。

六代寢陵埋國媛，五侯車馬鬥家姬。

東鄰謝卻看花伴，陌上無心手共攜。

話說一日黏沒喝、龍虎大王和毛橘塘破了淮安，星夜直取揚州。那揚州城裡軍民，聞知淮安不戰而降，已是嚇破膽的，那個將官敢來迎戰。城上雖也預備下播木炮石，派下民兵守城，那知胡喜和王鹽商受了毛橘塘的筭付，散在城裡，內應的奸細預備下獻城。聽得金兵一到城下，通了暗號，見東門上軍兵稀弱，將毛橘塘發來的白旗插起來。金營裡見豎起番字白旗，就知是奸細接應，又怕內有奸詐，先使王鹽商的兄弟王蠻子趴上城去，卻用梯子一個個接著上城。那城上軍民那個是不怕死的，見了金兵上城，滾的滾，趴的趴，一個個走投沒命。城裡先放起火來，胡喜一千奸細砍開城門，放金兵進來。但見好殺：

金珠如土，一朝難買平安；羅綺生煙，幾處竟成灰燼！翠戶珠簾，空有佳人無路避；牙牀錦薦，不知金穴欲何藏。潑天的富貴，堆金積玉，難免項下一刀；插空的樓房，畫碧流丹，只消灶前一炬。殺人不償命，刀過處，似宰雞豚；見死不垂憐，劫到來，總如仇怨。自古來淫奢世界，必常遭屠殺風波。十里笙歌花酒地，六朝爭戰劫灰多。

那時揚州城裡，殺的男子婦人不計其數，兀■太子才令封刀。把胡喜開的富民冊籍呈上，四太子看了，就叫龍虎大王同胡喜搜括富民家財寶貨，助餉過江。

胡喜先把好女子揀選了五十名，打扮的天仙一樣，送到金兀■營裡答應，次後開出城裡富戶平日有養好瘦馬的人家，並樂戶娼籍、出色有名的女戲，一一開造冊籍，聽四太子發落。四太子就著毛橘塘同阿裡海牙揀選三千婦女，送一千上北京，進與金主，一千隨營自用，一千賞這破城有功的將官軍校。這毛橘塘、胡喜得不的一聲，正稱下情。

胡喜和龍虎大王坐在揚州府堂上，照依冊籍，把揚州鹽商木客、鄉宦富民，一齊傳將攏來，先要了驛馬，次要金銀，又次要珠寶。又把婦女們一家家趕出來，選著有姿色的，留下入官。可憐這些婦女，俱用黑灰搽臉，蓬頭破襖，妝做奇丑模樣，那些美貌嬌容的，一時恨不得變作個無鹽女來，才可免得性命。可見美色不但害人，連自己的命也坑了。有詩為證：

麝為香遭網，鳥因翠損毛。

龜靈逢灼甲，檀馥被爐燒。

憎苦多遺蓼，爭甜少剩桃。

東施笑西子，夫婦老蓬蒿。

那些大商賈們，攢出金銀元寶，在府堂上堆的高有十餘丈，零星碎銀不用天平，拋在地下，何止百餘堆。那胡喜將平日和他有大小嫌疑的，叫龍虎大王或是箭射心窩、刀穿兩肋，殺的人在堂上橫倚豎臥，使在傍看的人畏懼，不敢不獻出珍寶來。那時揚州婦女，大小人家俱尚珠子髻兒，一兩珠子賣到百十換。這一搜，真是：明珠百斗非為罕，碧玉千層未足奇。

那些富民，初時也只說有了財寶，買出命來。誰知這人心原是無盡的，見了一千就要一萬，見了銀子又要金寶。先還哄著，自己獻出來，到了三日之後，見富民說都盡了，只得非刑弔拷、火炙刀剗。可憐受盡千般之苦，盡了家私，還不保其命。這是富戶的結果。因此說，人生亂世，富不如貧，貴不如賤。怎當那眾生凡夫，貪心太重，不到此地也不肯休心，到了五鼓醒來，還要算計那一宗生意有利、那一件機巧騙人。細細想來，可不是一場春夢？唐人錢起有《蜜脾詠蜂》曰：

年年花市幾曾淹，斟暖量寒日夜添。

彩得百花成蜜後，為誰辛苦為誰甜。

卻說這毛橘塘，自從得了鹽船那十萬之富，和胡喜算計停當，得了揚州，即將此銀合伙，添上揚州鹽商的銀子，不止百萬，做起鹽來，以為久遠之利可以敵國，把金銀積到北斗也是不難的。又奉了兀■太子，使他搜選婦女，不論良家娼妓，要足這三千美女的數，好不快活。想了想：「我那打光棍做窮醫生的時節，見了一個銀紐絲，就把我弄昏了，受了南宮吉多少虧。今日到了這婆娘海子裡，盡我受用，只恨少長了百十根豸已豸。」一時間沒處打發這些婦女，因此和阿裡海牙商議，先出巴了一張告示，要遍考選揚州婦女。和開科場殿試一樣，分了三案：第一案是良家女子，年十六以下，有容貌超群、詩詞伎藝的，名曰「花魁」，和殿了狀元一般。第二案是良家婦女，二十以下，有才色絕代、歌舞絲竹的，名曰「花史」，和殿了二甲一般。第三案是樂戶娼籍，二十以下，有色有藝的，名曰「花妖」，和殿了三甲一般。以上三案俱是中選的，頭一場選人才容貌，第二場考文學詩畫，第三場考絲竹歌舞。三場畢，照舊放榜。第一甲金花錦緞，鼓樂遊街；第二甲金花彩緞，鼓樂送出大門；第三甲銀花色緞，鼓樂送出二門。奏知兀■，喜個不了。一面照依城內坊裡，挨門拘喚，如有一名隱漏，兩鄰不舉，十家連坐。那敢有一個婦女不出來聽選的。

那一時，只恨天生下來不瞎不癩，惟有那貞烈婦女，投井自縊的、截發毀容的。後來金兵知道，出了大牌：有婦女自死者，罪坐本家，全家俱斬。誰敢不遵，日夜裡到守起女孩兒來，顧不得名節，且救這一家的性命要緊。也有那淫邪婦女，見了榜文，要顯他才貌，逞起精神，打扮著要做金朝后妃的。揚州風俗淫奢，大約愛考選的婦女十有其八，貞烈之女不過一二。此乃繁華的現報。

有多少奇怪的事，到了亂中，才把妻妾的真情看透。且說揚州東門裡有一王秀才，生平止一寵妾，是個有名的美人，能文善畫，才藝無雙。二人相得，寸步不離，如掌上珠一般，打扮得珠翠綾羅，奉承他百依百隨。後來王秀才因色慾傷了，時常吐血，不敢縱欲。不消一年，到因寡慾受胎，生了一個兒子。越是夫妻情重，到把大娘子丟在一邊。在一所花園裡，收拾的雪洞般書房，三口兒過活，就是比翼鳥、連理枝，也比不過兩人情厚。

忽然金兵進了城，各人逃命。這王秀才間壁有一座當舖，年久了，故衣櫃架甚多。只得藏在一層天平板上，下面俱是衣架木器。到了天晚，只見幾個金兵進來照了照，見沒人，把架上衣服揀好的盡力包了去。落後擄了兩個婦女來，吃酒賭博。

婦女陪去睡，只留下一個美婦人，陪著個兵丁，在這當鋪閒牀上歇宿。王秀才伏在天板上，唬得一口氣也不敢喘。從板縫裡往下看這婦人，你道是誰？「原來就是我那嬌滴滴美人，和我生死不離的愛妾。如何卻落在這番兵手裡？眼見得他決不肯失身，平日裡的志氣，許下同死同生，如何肯順他！」一面想著，又是疼又是怕。

只見牀上支支呀呀乾的一片聲響，原來兩人在牀沿上行事哩。婦人道：「把燈取過近前來，咱照著耍得有趣些。」那番兵起來，果將燈移到牀前。婦人早把衣服脫淨，顯出那白光光身子來，高擎兩股，極盡奉承，口中嬌聲浪語，無般不叫。又嫌番兵不甚在行，婦人道：「你上牀去，我自己湊動。」番兵果然上了牀，（以下刪節12個字）婦人看了看道：「我今日可死了心了，隨著你罷。我不遇見你，枉自托生了一個婦人，那得嚐嚐這個滋味！」一面（以下刪節8個字）口口聲聲道：「快活殺我了！隨你怎麼，休撇我去了，撇了我也想殺了！」番兵樂不可言，細問：「你是誰家娘子，這等有趣的緊？丈夫是個甚麼人？」婦人道：「俺丈夫是個秀才，生的人物也好，只是這件事上，再不曾打發個足心。我今日可嘗著滋味了，好不好把他殺了，同你一處過去罷。」這王秀才就著燈影看得分明，只見他令寵把奉承他的一套本事，多使出來奉承那番兵。王秀才氣死了兩遭：先見他上牀去，酸心了一個死；後見他要殺了他跟著番兵，又恨了一個死。

到了天明，番兵聽見吹角進營，要起去，還被婦人拉住不放，在牀沿上弄有一個時辰，方才撒手。囑付了又囑付：「到晚還來，我在這裡等你。」番兵道：「四王爺不許攜婦人，你只在家藏著，我來找你罷。」兩人摟抱不捨，把婦人送過屋裡去了。

後來金兵出城，王秀才回家，見了婦人，說他失節，百口不招，因生下兒子，不好叫他死的。才知道：枕邊恩愛風中露，夢裡鴛鴦水上萍。王秀才以此棄妻子出家為僧去了。

卻又說一個娼妓，做出件翻天揭地的事來。揚州鈔關上有一妓，姓蘇名瓊瓊，也是揚州有名的。接了個布客是湖廣人，相交情厚，把客本費盡，不能還家。後來沒有盤費，情願和這當行的一家住著，就如答喜員外一般。忽然金兵搶了鈔關，把瓊瓊擄了，和這客人一搭，白日拴鎖，夜裡用鐵絆。到晚上，解下婦人，卻將這蠻子們十個一連，上了鎖才睡。一日，番兵吃的大醉，和兩三個婦人乾了事，一頭睡倒。卻被瓊瓊把鐵絆的鎖開了，放將客人起來，用番兵的刀，一個個都殺盡，搜出他搶的金銀一千餘兩，和這客人扮做逃民，回湖廣做起人家來。生了兒子，發了十萬之富。豈不是一件快事！看官聽說：天下事那裡想去，良家到沒良心，娼家反有義氣。也是各人所遇不同。

後來毛橘塘考選揚州婦女，這些瘦馬、妓女不消說的，還有大家女子出來，歡歡喜喜，和番兵騎在馬上，爭妍賣俏，比門戶人家更沒廉恥。豈不是風俗淫奢之報！

到了三日，報名已畢，先考頭一場。發出一張條約：

鐵差提調淮揚兵馬都督府毛，為奉旨考選宮嬪，嚴立條約，以防隱漏，以杜冒濫事：照得廣陵為名麗之區，迷樓實煙花之藪，舞榭上蔡，歌出陽阿，代充掖庭，必茲先郡。今遵奉王旨，考選良家，兼收樂籍。分三案，為三甲，不畜文士登科。自才藝及聲容，以定女中魁首。百代奇逢，千秋榮寵。除遵依裡中挨門報名外，凡係文詞女史，第一場考詩、賦、論，一篇即合式。聲容恣態，次場點名。歌舞吹彈，末場面試。先三日揚州府各遞試卷腳色，並載里甲、年貌、歷履，習學某藝，臨期執技登場驗選，一照文場。殿試分三甲，上下遊街及第。如有濫冒頂替，許人揭告，以違旨定罪不貸。特諭。

大金天會六年月日

到了三日後，婦女報名已畢，由江都縣申到揚州府，掛出牌來，在察院衙門聽考。臨時毛橘塘、阿裡海牙，並本府大小官員，俱是大紅吉服。門首懸彩奏樂，掛了三個大字，是「女開科」。這些婦女們都是豔妝麗服，傅粉塗朱。也有哭啼在轎裡，父母隨著送場，一似昭君出塞一般，哭的千人落淚；也有喜喜歡歡，先換了金朝服色，窄袖戎裝，平頭盤髻，也十分好看，這都是樂籍、瘦馬的人家，一時間就揚鞭上馬，笑嘻嘻而來，爭這女狀元。街上看的人上千上萬，通擠不開。魚貫而進，約有二千五百名，大門首知府點了名冊。一個個花攢錦簇，五色紛披，果然十分可觀。但見：

千層錦繡，萬朵胭脂。綺羅對對，排來五色雲霞；珠翠叢叢，襯出三春花柳。一個淡妝出月下梨花，卻嫌脂粉汗顏色；一個濃染似雨中芍藥，恍疑香露滴衣裳。那愁的低垂粉頸，好一似捧心西子，越添上一種妖嬈；那喜的滿面笑容，好一似渡海觀音，更顯出十分光豔。高髻雲鬟，扮的是大內梳妝，動人處玉釵斜掛；弓鞋羅襪，走的是揚州俏步，關情處檀袖偏拖。長的是眉，眉彎新月，遠山淡畫出雙蛾；秀的是眼，眼溜秋波，碧水輕盈含一笑。粉的是腮，鼻邊紅杏淡白雲；朱的是唇，齒上櫻桃明素玉；圓的是肩，新藕琢成香玉臂；軟的是乳，梅萼初簇碧酥囊。纖的是腰，楊柳三眠；細的是股，芙蓉兩朵。翡翠群中藏翡翠，鴛鴦陣裡臥鴛鴦。大堂上坐下，阿裡海牙居左，毛橘塘居右，俱是大紅蟒服、金襪頭玉帶，帽上懸著貂尾——這是金朝官制，凡官至二品，方許帽上係貂。一邊分了東西文場字號，俱在堂上面試，怕有代筆。番將堂下帶刀巡邏。只見一個教官提著一面牌下來，上寫著四行大字：

第一場題三道：

沉香亭牡丹清平調三韻

廣陵芍藥五言律詩

楊貴妃馬嵬坡總論

這些平日讀書飽學、吟詩作賦的女學生們，多出在世官名儒之家，從七八歲上了女學，偏是聰明乖巧，比兒子讀書還長進的快。如今揚州府風俗，不教兒子讀書，多少識些字，就叫出去做生意。只有女兒偏要學習詩詞，博出個才子的名去，把詩詞傳刻，向女流中奪萃，因此常常惹出風流話來。今日揚州考選女秀才，皆因有此風俗，才有此番考試。

單說這女秀才們，見了題目，一個個鋪下玉板紙的試卷、紫管的彩毫細筆、螺紋的鸚鵡端硯、鬆煙金漆的龍香墨精。那苦思的，攢著兩道眉兒，想一句寫一句，十分好看；那得意的，思入風雲，把羅袖拂一拂紙，伸出那春筍般又細又白的指頭兒，握起筆來，真似龍蛇飛舞。也有做詩做論的。那消兩三個時辰，把卷子謄真，俱是鍾王楷書，珠圓玉潤。捧著卷子，送到考試官面前。

那知道考試官都是不識字的，只憑著揚州府王推官——是個山東才子、積年大詞客，一切出題看卷，憑著去取。這兩個大主考，阿裡海牙是個武將，不消說了，那毛橘塘只記得幾句草頭藥方，那曉得詩詞歌賦。見了這些女子進場，已是雪獅子見日——化酥了半邊，連骨髓都流出來；又好似看太陽花了眼——通是青紅黃黑在眼睛裡亂滾，忙的個可憐。

到了日西時，也收了百十本卷子，其餘或句不成章、字畫差錯，俱不入選。還有曳白的，俱一齊出場。

到了第二日，貼出榜來：

大金揚州府為考選女科事：今將頭場取中合式進士榜於後：

一甲第一名：宋娟（揚州府江都縣人，商籍。論一篇，馬嵬坡）

二甲第一名：王素素（揚州府通州人，樂籍。沉香亭詩三首）

三甲第一名：柳眉仙（淮安府山陽縣，軍籍。廣陵芍藥詩三律）

其餘考選不等。定了名次，其取中進士八十二名，不能詳載。

只有女狀元宋娟殊卷，傳滿揚州，這些宿儒才子，也都誇他博學鴻詞，不像個女子，即時刻了傳誦。

《楊貴妃馬嵬坡論》：

論曰：蓋聞情者弱骨之媒，愛者醉心之孽。星眸粉黛，名為伐性之斧斤；狐媚嬌癡，號作登牀之機弩。況假合能有幾時，玉質朱顏，轉眼而雞皮鶴髮；好醜原同一味，金牀象枕，回頭而骨冷魂消。愚者沉焉，達者笑之。故琴瑟取諸《關雎》，樂而不淫；牀第戒於牝雞，禮以防亂。

乃有唐闈多穢，兆自開邦。兄收弟婦，有忝日角之雄君；子納父妾，忽代月升之女主。點籌借箸，投子聞聲，此皆歷代丑蹤。續述祖武，逮至玄宗，恣情漁色，納子婦而號太真，寵娣妃而封列土。華清水滑，凝脂流合歡之香；繡嶺塵飛，連騎貢側生之笑。堂開錦繡，排甲第於雲霄；門列檠戟，擲沙泥於金玉。或連鑣則雲錦迷天，或狎坐而珠璣滿地。雕麟織鳳，羅紈窮天女之工；玉墮冰鱗，水陸盡窮民之血。以茲淫風相煽，陰氣乘權。蛾眉嬌妹，鴛鴦入鶻鴂之群；碧眼胡兒，虎豹結狐狸之穴。

洗兒之金錢一去，漁陽之擊鼓忽來。鳳輦雲奔，馬嵬塵起。路傍棄霓裳之寶器，道隅走乞食之王孫。遂使螭頸投環，羊頭貫槩。七夕密約化為冷煙，三峽淋鈴魂銷夜雨矣。不亦悲哉！

然後玉碎香殘，前日之珠翠也；羯鼓征塵，前日之歌舞也；手掬麥飯，前日之珍饈也；以槍揭首，前日之劍南旌節也。樂極而悲來，物窮而理返。是故君子土木形骸，電光富貴，性不以情移，而識不以愛亂。蓋審於濃淡久暫之間，不以彼易此也。

第二甲榜眼王素素《沉香亭牡丹次清平調韻》：

冰肌玉骨月為容，久厭胭脂入畫濃。

洗淨鉛華應不染，天台姑射一時逢。

又：

並蒂連枝笑合歡，玉容常向月中看。

姚黃魏紫爭承寵，冷藻天香未可乾。

又：

石家金谷暗生香，風雨春深自斷腸。

為囑花神好相護，明妃馬上不成妝。

第三甲探花柳眉仙《廣陵芍藥五言律》：

漢宮仙掌露，春色上華簪。

影浸盤盂玉，光搖圍帶金。

花王終讓寵，蝶便莫相侵。

應有東君薦，鶯銜到上林。

原來二女子詩中包藏深意。說那沉香亭牡丹，不愛繁華，甘心苦守，每一首末句，都有自寓的意思。這芍藥詩卻說的富貴，有金屋貯阿嬌、昭陽第一人的光景。那玉盤盂、金帶圍，乃芍藥佳種。真是詩中李、杜，女中的謝道韞、朱淑真，也不能到此風雅。其餘合式的女進士，或有幾句，不能遍傳。

到揭曉傳臚，女狀元宋娟，在公堂上插了兩朵金花，兩肩上十字披了織錦金緞，兩對彩旗、四名鼓樂引導，當堂上了四人明轎，送歸及第。榜眼王素素也是一樣，卻是彩緞一對、彩旗一對。探花柳眉仙也是一樣。到了三甲以下散進士，不過二枝鍍金花、一對紅紗、二人轎子。俱鼓樂引著，送在大營裡，見了四太子謝恩，聽發在那裡。

那時兵馬急著過江，一面逼拷富戶，一面搜羅婦女。兀只選了幾個會彈唱的隨營，把這女狀元、二甲、三甲，共選取了八百女進士，一時沒有這個落地，又不便發回本家，怕有逃亡走匿的事，叫王推官安置。只有瓊花觀地方寬大，把上下房道官火頭一齊趕逐，將這婦女們權且安置。使一老成番官看守，把大門封了，不許親戚往來，以待平定了江南，往燕京進獻於金主。這些婦女的父母，在外哭哭啼啼，往裡送飯食衣裳的。真是：

花花柳柳，原從南國生成；燕燕鶯鶯，盡被東君收去。蔡女多才，但做胡茄十八拍；昭君美貌，空傳琵琶五言詩。阿姊阿妹，忽改做年兄年弟；大喬小喬，沒處覓房師座主。妒色梨花逢暴雨，能言鸚鵡入金籠。

後有美人題詞壁上，名曰《滿江紅》云：

邗水繁華，揚州人物，尚遺隋氏風流。綠窗朱戶，十里掛銀鉤。一旦刀兵齊舉，破金城，百萬貔貅。長驅入，歌樓舞榭，風捲落花愁。清平三百載，典章文物，掃地俱休。任此身南北，斷梗浮鷗。破鏡樂昌誰續，念蕭郎陌路難投。從今去，香魂千里，簫鳳斷秦樓。

一時題詠甚多，不能遍載。

那兀太子和這黏沒喝、乾離不大將軍一班戰將不消說，朝朝醉樂，夜夜歡歌。只這毛橘塘一個窮光棍，坐擁著百萬金銀，每夜自有良家女子十餘人陪侍，清歌妙舞——不在這欽選以內的。胡喜和王起事秀才，一般鹽商，子女金帛、珠玉玩好，沒般不奉承。真是：富過鄴鄔白壁滿，花逾金谷綠珠多。

一日，傳下令來，刻期過江。先發了一封戰書，與宋朝都統元帥韓世忠金山會戰。韓世忠也差官送了五百個黃柑來，說：「北軍過江，願打浮橋三所。知大軍遠來，謹以黃柑五百解渴。」兀大驚，賞回差官，刻日決戰。知道毛橘塘不慣行兵，把胡員外封了揚州副都管，和毛橘塘權守揚州，催兵餉接應。分了一班番將過江的汛地，要一鼓而渡。十萬人馬，真有投鞭斷流的光景。

兀到了瓜州江岸，看著金山下的南船，一隻也無，江南城郭隱隱，全不見旗旛。

正不知韓世忠的兵機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